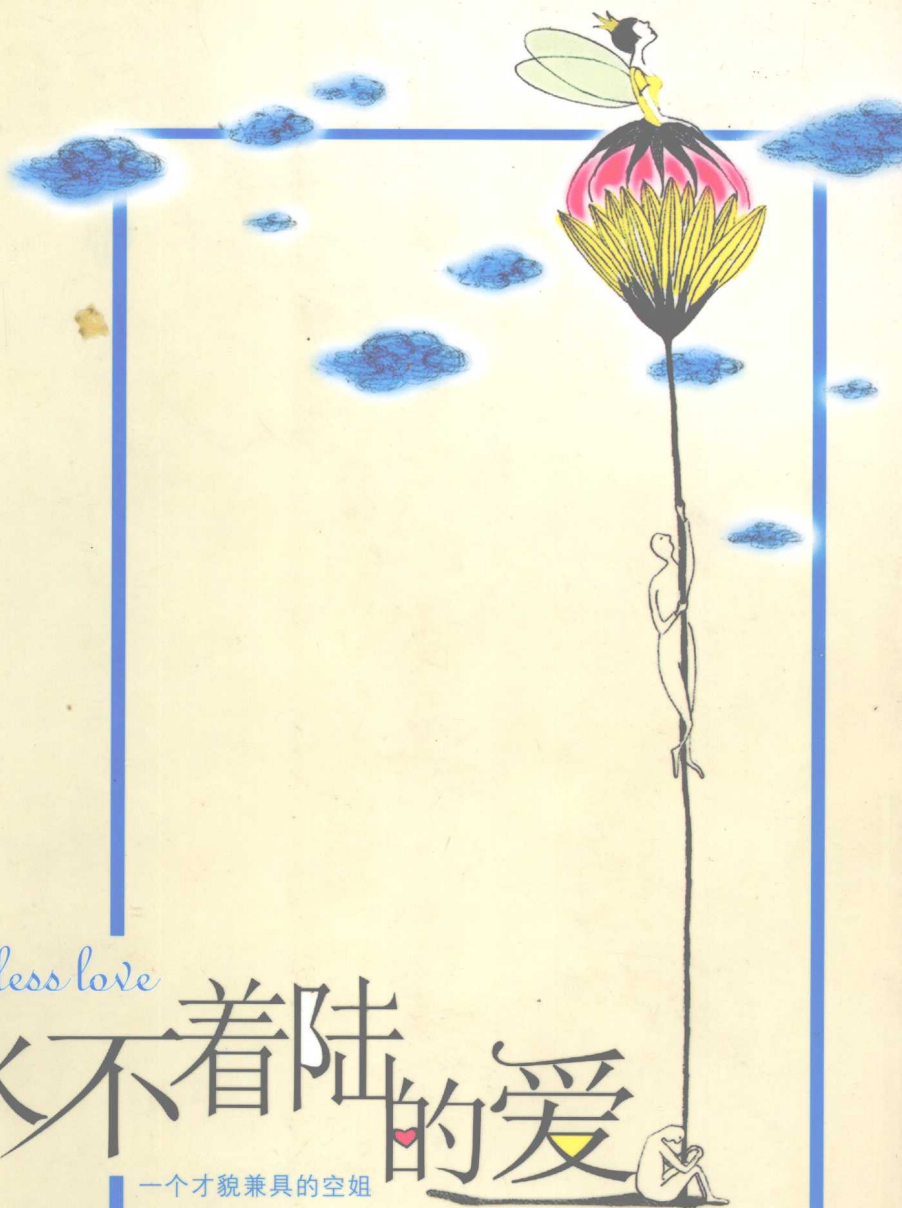




Endless love

永不着陆的爱

一个才貌兼具的空姐

两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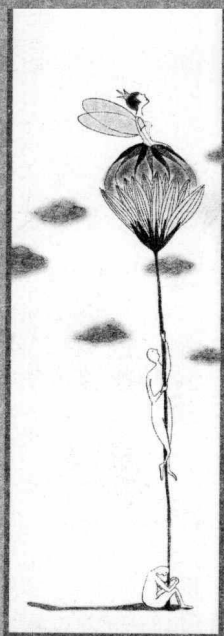
万人艳羡的职业背后的泪与笑

首部展现空姐生活和情感体验的新小说

凤凰新刊 01

元若画◎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Endless love

永不着陆的爱

尤若西 © 著
汕頭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不着陆的爱/尤若西著.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5.9

(凤凰新小说)

ISBN 7-81036-945-8

I. 永… II. 尤…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3234 号

中文简体字版©2006 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永不着陆的爱

作 者: 尤若西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庄少兰 张立琼

责任校对: 廖醒梦

封面设计: 黎小红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0745-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广州东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168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ISBN 7-81036-945-8/I·109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3005 室 邮编 510620 电话/020-85250103

传真/020-85250103-6001

马新发行所/城邦(马新)出版集团

电话/603-9056 3833 传真/603-9056 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弱水三千，
只取一瓢饮。

“喂？”电话响了十几声以后，林琳终于在床头摸到了声音的来源。

“林琳，还睡呢？起床吃饭去了，十二点半在楼下集合。”一个陌生的男声。

“嗯？”林琳有点儿发懵，对方电话已经挂断了。

林琳迷茫地瞪着天花板，五秒钟后，她想起来了，这里是银川。

昨天是林琳第一次飞行，是个三天的航班。昨天先从西安飞了一班广州，然后再从广州飞到银川，今天在银川休息，明天再从银川返回西安。

想起昨天的飞行，林琳立刻觉得胸闷气短，大脑缺氧。

昨天林琳穿着剪裁合体的深蓝色空乘制服，黑色丝袜，红色的丝巾在纤细的脖子上系成一朵盛开的花，长发高高地盘在脑后。十一点半的机组车，她提前了二十分钟就来到乘务队楼下等车。

过了发车时间十分钟后，那辆传说中的机组车才晃悠悠地出现。林琳松了口气，事实上她已经在犹豫要不要打电话到派遣科自首了，看她到底是记错了发车时间还是记错了发车地点。



提着箱子上了车，师父笑了笑，“等急了吧？”

林琳忙说：“没有没有。”

师父就是指带飞教员，每个新人到客舱部报到以后，都会给其指定一个师父，实习期间就跟着师父飞。当然国际航班是不能飞的，实习生没护照。

林琳的师父大她十二岁，很漂亮，说话轻轻柔柔的，让她倍感亲切，听说师父年轻的时候还代表航空公司去香港参加过选美呢。

地上整齐地放着九个飞行箱，林琳把自己的摆过去刚好五个一排摆成两排，然后走到后面找了个空座位坐下来。车上一共十个人，肩上四道杠的是机长，三道杠的是副驾驶，两道杠的是安全员，其他都是乘务员。看来这里是院子里坐车的最后一站，林琳心想下次可不来这么早了。

民航的家属院位于西安西面，是十几年前的老机场，而新机场位于西安与咸阳的交界处，其间有一小时的车程。看着别人披散着头发靠在座位上睡觉，林琳只能硬装油画上的少女，僵着脖子看窗外。

师父是主任乘务长，上了飞机后告诉林琳跟着后舱的老乘务员，然后自己就匆匆到前舱去忙了。一般来讲这个时间是最忙的，清洁工要上来打扫卫生，供应组要来交接供应品，配餐公司要来送餐，各色人等冲上飞机，看得林琳眼花缭乱，感觉自己站哪儿都碍事。混乱大约持续了二十分钟左右，这些人像他们凭空出现一样的凭空消失了。

起飞以后林琳就跟着后面的姐姐，一路上倒也风平浪静，除了发饮料的时候有些紧张，经常指着雪碧叫可乐，发餐的时

候分不太清米饭和面条。

在广州停场休息的时候，师父还特意带她在飞机上前前后后转了一圈，给她讲解了一下飞机上的设备。按说这些东西在机型课上都讲过的，林琳机型考试的分数还不低，她能准确地说出不同机型上配备的氧气瓶的数量和具体分布的位置，以及使用氧气瓶时手上不能有油脂、不能将氧气全部用光等注意事项，可是当师父从座椅下拿出一个真的氧气瓶问她这是什么的时候，她迷茫地摇了摇头，不认识！

从广州飞银川的时候，林琳晕机了。向西北方向飞本来风就比较大，再加上是秋冬季节，飞机颠簸得厉害，一会儿像云霄飞车一样大起大落，一会儿又像筛糠一样左右哆嗦。刚开始林琳还强忍着，但在亲眼目睹一名旅客吐了以后就再也忍不住。利用地利之便牢牢占据了后舱一个洗手间，差点儿抱着马桶落地。

落地的时候居然还想起了昨天肖毅讲的一个笑话：有个乘客一上飞机就主动找到空姐说：“小姐，我怕我会晕机，怎么办呢？”空姐心想只要别吐得到处都是就行，顺手给了他个清洁袋说：“您要是想吐的话就吐在清洁袋里。”起飞以后空姐走到客舱，发现客舱里吐得到处都是，就很生气地问那名乘客：“不是告诉你吐在清洁袋里吗？你怎么吐得到处都是！”那名乘客委屈地说：“我是吐在清洁袋里的啊，可是吐着吐着我看袋子快满了我就喝了一口，然后大家就都吐了！”

一想起这个笑话，林琳忍不住又干呕了两下，肖毅这个禽



兽，讲什么不好，偏讲这个！

后来有人问林琳：“你第一次遇到颠簸是什么感觉？当时想到了什么？害怕吗？有没有后悔选择了这个职业？”林琳回想了一下当时的情景，得出结论：当一个人抱着马桶狂吐的时候是很难有什么想法的，只有拉开机门跳下去的冲动，可这应该不算是害怕吧；要说后悔就更谈不上，这世上根本没有后悔药，就算有，也一定卖得太好，不一定买得到。

在银川住的酒店在市中心，离机场也有半个多小时的车程。据说银川的羊肉很好吃，一路上大家都在商量着等下去哪里吃烤肉。林琳坐在后面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一方面是因为跟大家都不熟，另一方面主要是吐得太厉害而且那个笑话也让她实在没什么胃口。

民航酒店号称是三星级的，但是按师父的说法，顶多也就两星半。驻外机组的房间分配也是有规定的，机长必须住单间，其他机组人员两人一间，但飞行员跟安全员是不混住的。乘务员人数是单数的情况下主任乘务长住单间，是双数的话两人一间自由组合。

今天乘务组六个人，刚好是双数，师父问林琳：“自己睡害怕吗？”

林琳一愣，“不害怕。”

“那好，今晚你自己睡吧。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师父又转头嘱咐其他人，“你们明天出去的话把她也带上啊！”

“放心吧，保证把你徒弟照顾好。”安全员笑嘻嘻地说，

“你把我们机长照顾好了就行!”

林琳恍然大悟，原来机长是师父的老公。

飞行员属于飞行部，乘务员属于客舱部。以前客舱部是隶属于飞行部的，现在已经从飞行部里独立出来，算是两个平行单位。但实际上客舱部还是比飞行部低一个级别，而且飞行部的待遇比客舱部还要好一些。不过要真说到谁领导谁，那又得辩证地来看待这个问题了，在飞机上机长是老大，大家都要听他的，可下了飞机谁听谁的就不好说了，因为很多机长都娶了空姐当老婆。

林琳没跟大家一块去吃烤肉，本想把今天的经历见闻整理记录一下，也算是第一次飞行的纪念。因为乘务培训中心的老师说过，这种飞行日志是很有纪念价值的，等到若干年后翻开来看看也是很有意思的。可是洗完澡后，林琳一头栽倒在铺着洁白床单的床上就再也不想动了，朦朦胧胧要睡着的时候想着，去他的飞行日志吧，别费事了！总这么高空缺氧，估计若干年后也就老年痴呆了，能看懂个屁呀！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日上三竿，林琳看了看表，十二点十分。伸了个懒腰翻身起床，拉开窗帘，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睛。难怪这边的人都是“红二团”的，紫外线这么强，整天这么晒着，呆久了谁也得“红二团”，不过也挺好，两颊红红的两团儿，省得涂腮红了。

午饭吃的是羊肉还有那种很辣的砂锅，还点了烤的小黄鱼。林琳一天一夜没吃东西，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一个长得很



像蔡少芬的姐姐给她介绍说这种小黄鱼不是海里的那种黄花鱼，而是附近的沙湖里生长的一种鱼，体积不大但味道很好。

沙湖，那不就是传说中拍《大话西游》的地方吗？林琳很是神往。《大话西游》对林琳这代人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父母那代人就根本看不懂，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孙悟空会为了跟牛魔王的妹妹结婚而把唐僧当聘礼送给老牛，他们坚信孙悟空和唐僧是一伙儿的！再说牛魔王也没妹妹！

不过话说回来，几十年后我们的下一代再来看这个片子，可能也跟我们看《地雷战》、《地道战》的感觉差不多。没办法，观念这种东西不像科技，它不能简单地用进步或退步来衡量，只能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

吃完二十条小黄鱼后，林琳心想下次来银川一定要去沙湖瞻仰一下。

吃过饭后林琳又跟着机组的人去银川的市中心逛街，银川并不大，在市内打车到哪都是五块钱。市中心的商业区也没什么好逛的，北京上海就不要说了，比起西安都相差甚远，但林琳还是兴致勃勃地买了一大堆当地特产的枸杞糖和沙枣。

第三天从银川回西安的时候，飞机刚落地就接到通知，机组先回机场的酒店休息，晚上再飞一班昆明。

昆明的起飞时间是晚上七点，从西安去昆明的飞机上大多是一些帽子团，也就是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旅行社为了易于辨认，给他们一人发一顶红帽子或者一人一顶黄帽子，反正满飞机都是帽子，于是被称为帽子团。这种航线商务旅客相对比

较少，大部分人都是初次坐飞机，很兴奋很好奇，经常会有人问：“小姐，咱们这个飞机真大，翅膀里也能坐不少人吧？！”还有一次林琳在空客 300 上亲耳听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这是波音 737，就一层。747 是两层的！我上回坐过一次 757 是三层的。”林琳心想这位老兄是不是以为波音公司是盖楼房的。

不过林琳从来不以貌取人，因为以貌取人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所以也就没必要发扬光大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已经有太多的前辈不惜以身试法地证明过这样做是不对的。比如有的人土里土气的怎么看怎么像个傻瓜，可是搞不好一开机门下面就有三五十人扛着摄像机手捧鲜花等着迎接这个傻瓜。

从昆明回西安的时候还是一队队的旅行团，不同的是可能因为要回家了所以上来的人都喜气洋洋的，而且手捧大把大把的鲜花，飞机上满是扑鼻的花香。林琳也感染了这种气氛，所以有人过来要求跟她合照的时候，她也就大大方方地笑着没有拒绝。但刚照完她就后悔了，只见后面站起来一片手持各种相机的人！大概是受了第一个人的启发，大家均发现跟个活人拍照明显比跟座位拍照更能证明自己坐过飞机。

照了若干张后，林琳感觉自己笑得都快抽筋了，她几乎是逃回了服务间，一抬头却发现一个男人端着杯水靠在服务台上对她笑。显然他目睹了林琳从摆出“田七”造型直至面部肌肉僵硬的全过程。

“这里是服务间！您是不是有点儿太宾至如归了。”林琳感



觉有点儿狼狈。

“我是想回座位的，可是你和你的 Fans 挡着路，实小姐。”

男人冲着林琳眨了眨眼。

“什么石小姐？”林琳一愣。

那个男人眉毛一挑抬了抬下巴，林琳顺着他的目光一看，自己胸前的姓名牌上写着“实习生”三个字。

这个无聊的男人，他肯定是故意的！林琳红着脸看他走回座位，愤愤地想着。

发饮料的时候师父到后舱来了，按说主任乘务长是不用干这个的，但她坚持要跟林琳推一辆饮料车发水，还说要是光挂个名怎么能够带好徒弟呢。师父说她以前也带过两个徒弟的，带第一个的时候，还没带完，徒弟就怀孕了，于是徒弟停飞生小孩去了。带第二个的时候，还没带完，师父就怀孕了，于是师父停飞生小孩去了。林琳是师父的第三个徒弟，但却是第一个可以完完整整带完的徒弟。

发水发到紧急出口的时候，茶水没有了，师父拿了茶壶回去加水，那个要茶水的人想了想，“要不给我来杯可乐也行。”可乐的瓶子也空了，林琳又从车里拿出一瓶。密封的瓶子在高空的时候瓶里和瓶外的压差比较大，所以拧开盖子的时候要格外小心，要先拧松一点点把里面的气放出去了再完全拧开。可是林琳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使劲一拧，黑色的可乐带着棕色的泡沫喷薄而出。这次喷发大概持续了五秒钟左右林琳才反应过来，用一块毛巾将其镇压了，可是坐在过道边的那名

旅客的头发上已经开始往下滴可乐了。居然就是刚刚那位无聊男子。

“看！多么热情的可乐！”林琳硬着头皮说。

“这不会是有意的打击报复吧？实小姐。”淋了一头的可乐，他居然还在笑。

“绝对不是！我对灯发誓！”林琳举起三个手指。都怪那个要茶水的人，做人怎么能那么不执著呢，改什么可乐啊。

发完第二遍水也就没什么事了，后舱的三位老乘务员就开始坐在那里聊天。林琳插不上嘴，对她们说的那些是是非非不甚了解也不感兴趣，心想还是去客舱里转转吧。

因为是夜间航班，为了便于大家休息，供餐服务结束后就把客舱里的灯光调暗了，这时旅客们也很配合地睡得东倒西歪。林琳转了一圈关了几个阅读灯，没什么事干就开始逐排地仔细研究旅客从昆明带上的花。

玫瑰、百合、剑兰、雏菊、天堂鸟、康乃馨、郁金香、矢车菊、勿忘我，咦，还有人买一束的满天星？真是有创意！这边还有人不辞劳苦地捧了两盆原产台湾的蝴蝶兰。

昆明不愧是春城，鲜花四季常开，而且种类繁多。那些花枝茎挺拔、花朵鲜艳、花蕾饱满，而且据说价格也不贵。

林琳喜欢花，什么花都喜欢。朋友周露经常不屑地说：“玫瑰本来就俗气，红玫瑰就更是俗气得不能再俗气。”可林琳不这么想，盛开的红玫瑰的那种娇艳欲滴常常让她看得入迷。多么娇艳的花啊，可人们非要赋予它这样那样的含义，然后又故作清高地说它雅说它俗。何必呢，就因为喜欢它的人多就说它俗？那情人节收到一把狗尾巴草估计就是最高雅的了！

“咦，这是什么花？花茎呈青色，花朵是一种鲜艳的蓝色，这种蓝不是平常见到的那种兰花的蓝也不是勿忘我的颜色，它蓝得很妖异，很特别，再配上花瓣上若隐若现的金粉，便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美。看外形像玫瑰，可是林琳知道玫瑰是不可能

有这种颜色的。”

林琳吓了一跳，原来是旁边座位上的人醒了。

那人转过脸来，林琳又吓了一跳，又是那个男人！

“自然界的花是没有这种颜色的，培育这种花的时候要先把根茎切开浸在一种特殊的颜料里，等花茎慢慢地吸收颜料直到颜色到达花蕾，最后用金粉点缀花瓣。很残忍的过程，很妖异的美。所以蓝色妖姬这个名字很适合它，不是吗？”男人低头抚摸着花瓣。

“还真的是！大哥，你这花在哪儿买的？”

男人猛一回头，林琳已经不见了。后排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小伙子探着头很感兴趣地问着。

“多少钱一朵啊？”小伙子接着问道。

说话都不看着人，自言自语玩什么深沉啊！林琳把托盘放进服务间的柜子里。她以前听说过蓝色妖姬，是周露告诉她的，当周露神往地讲述完何谓蓝色妖姬的时候，她只觉得人类真变态。

落地以后旅客都下完了，乘务员要检查一下客舱里有没有遗留物品，这叫做清舱。

林琳清舱的时候又看到了那束蓝色妖姬，它静静地躺在座位上，林琳拿起花上的卡片，上面写着“送，实小姐！感谢你的可乐”。翻过来一看原来是张名片：

华通运输公司总经理，程昱。

“真漂亮！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蓝色妖姬啊！”安然忍不住用手指摸了摸蓝色的花瓣，“还真不掉色！”

“掉你个头！傻瓜，你以为用钢笔水染的啊！”周露笑道。

“林琳，谁送的啊？”安然回头问林琳。

“路人甲。”林琳和张欣彤盖着被子坐在床上。

这里是单位分的单身宿舍，其实就在乘务队的四楼。林琳和周露住一个房间，张欣彤和安然住在她们隔壁。她们几个都是同一批从外语学院招进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而且安然不是姓安，姓王，王安然。倒像是跟王安忆有点什么亲戚关系，每次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要费一番口舌，所以她索性让大家叫她安然，从此安然无事。

“那个人长什么样啊，多大年纪，帅不帅？”研究完花，安然也挤到床上钻进被子里。

“年纪不大，长得有点像裴勇俊。”林琳假装回想着，知道安然最喜欢裴勇俊，故意逗她。

“谁信啊，要是真像裴勇俊你能不拿名片只拿花吗？！估计是一老头，大肚子秃顶那种！”安然不上当。

“是啊是啊，肯定是肚子大得都系不上安全套！”张欣彤话一出口，四个人笑成一团。



这是在上海培训时的一个笑话。当时是在静态舱里表演安全演示，就是站在客舱前面演示安全带、氧气面罩的使用方法。老师示范过后，就让大家轮流站到前面表演。轮到顾戴的时候，此人往前一站，故作镇定，平举安全带说道：“这是您座位上的安全套，请这样扣好系紧！”

大家先是一愣，然后哄堂大笑，再看老师的脸已经涨成了猪肝色。

“遇到特别肥胖的旅客怎么办？”也不知老师是有意考考他，还是想扭转一下已经开始变得不太严肃的气氛。

“去 29 排左侧行李架上给他拿个加长的。”

大家狂笑。

提到顾戴，其父姓顾，其母姓戴，据说原本给他起名“顾戴子”，意为顾卫国戴春梅所生之子。可是顾戴的奶奶坚决不同意，说听起来像“布袋子”。遂去掉那个“子”字，取名顾戴。所以顾戴一直坚持认为孟姜女是姓孟的和姓姜的所生的女儿，而绝不是像书上写的那样是什么姜家的大女儿。后来此人得知上海有一条路叫顾戴路后，便立志在这条路上买栋房子；在进一步了解了上海的房价后，改志向为在这条路旁买套房子。而且此人平日里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命运就像强奸，既然不能反抗那倒不如学会享受。工作就像轮奸，你不行了别人就上。学习就像召妓，既出钱又出力。生活就像自慰，一切全靠双手。”并且在发表评论的时候时不时地就要引用一下，有时引用全段，有时节选片段，具体要视当时的情况而定。

“顾戴飞哪去了？”林琳走了三天，难免要关心一下大家的动向。

“上海过夜去了，今晚到，明天休息，后天回来。”安然说道。四个人当中只有安然到现在还没有开始飞，她的师父去飞国际了，八天后才回来。

“哦，对了，头儿说了，咱们现在飞得少，所以不飞的时候还得去部里值班。”张欣彤对林琳说。

“啊？”林琳想撞墙。

“命运就像强奸，既然不能反抗那倒不如学会享受。”周露往脸上拍着化妆水。

“可是工作就像轮奸，我不行了就该周露上啊！”林琳一脸无辜。

“去死吧你！”一个枕头飞过来，周露笑骂着。

2

乘务员所在的客舱部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部门，包括主管财务后勤的总经办、主管各种档案关系的党群办、主管排航班的派遣科、主管组织学习培训考试的业务科、主管机供品的标准科、还有负责检查监督以及加分减分的检查科，这些科室都属于机关单位，而飞行人员所属的乘务一部、乘务二部、乘务三部和乘务四部才是飞行的一线单位。林琳和张欣彤就被分到了四部，安然分到三部，周露分到二部。

所谓值班也就是在部里帮忙整理文件抄抄写写，最重要的是帮忙落实航班。

落实航班是指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五点，所有第二天要飞行的人员必须要登录公司网站，在网上确认自己的航班。而值班